

三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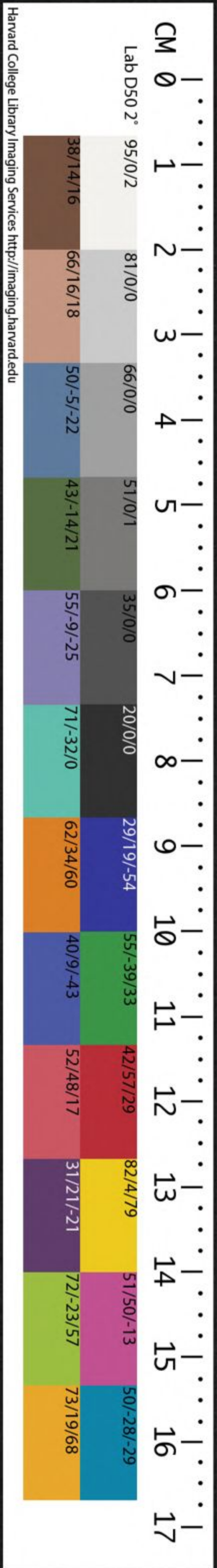
魏卷二十二之二十三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94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
 冲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衮秦夫
 人生濟陽懷王玳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
 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
 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
 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
 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
 子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
 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

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大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

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非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

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
言則流涕爲媵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
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謚冲曰
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
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
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
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
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
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
哉 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
我亦無天下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巴氏公太和五年加冲
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
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巴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
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
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
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
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
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
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

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
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
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
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
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
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
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
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
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
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
語仲尼論行旣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
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
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卽位寵賜
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
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
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太
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
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
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林薨子緯嗣

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旣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衮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

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衮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衮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

魏書載爾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不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

衮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衮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

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衮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粗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閭闔之外

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珫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珫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珫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珫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鄴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

如是每爲涕淚 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爲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

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

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

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兗

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撫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帝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

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

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嚮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脩絜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

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

範奉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

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

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

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

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諶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唐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

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

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檣

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

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

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公至

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

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

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

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

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
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
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
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
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
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
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
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
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
嗑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
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
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
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
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
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
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
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和六年
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
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

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
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
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
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
霖之子也入繼太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
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二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
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
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
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

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
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
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
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
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
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
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

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魏氏
春秋載宗室曹囧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
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
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
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
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
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
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
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
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
未備詩不云乎鵲鳩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
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閭牆之忿不忘禦

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
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
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
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
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
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
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
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
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
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
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
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

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

江海捐棄楫權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

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北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

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
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
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
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
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
徼倖無疆之期至于相靈閣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
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
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
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
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
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

都頽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
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
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
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
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
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
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
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
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殫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罔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罔翼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丙申二月初六日校

夢禎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王衛二劉傳第二十一

魏書

國志二十一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

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侏不甚重也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侏者簡易也

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粲說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桀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

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 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垂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儻假僞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儻虛僞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
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人
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
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
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
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
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
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
粲恒典之

摯虞決疑要註漢末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
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
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枰
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
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
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典略曰粲才旣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
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
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

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
宣無後

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
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

湯音徒東平劉禎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

掾屬五官將文學

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
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
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
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
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
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摠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
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
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
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

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
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
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
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
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
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
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
歌因造歌曲曰弈弈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
東西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
能亂爲曲旣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臣松之
案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

曹洪屈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 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鷟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掣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瑒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

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之父

瑒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文士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略曰文帝常賜瑒廓落帶其後師死欲

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鼯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

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理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

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
征思幹之玄援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
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
禎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
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自潁川邯鄲淳

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
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
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
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
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
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

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
更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
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
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
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侂者及暮淳歸對
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
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愧及黃初初以
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
賜帛千匹

繁欽

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
旣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

魏志三十一
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瑤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荅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祕書令從大軍至漢

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爲長史 魚豢曰尋省往者曾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臈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彧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儀廙修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叙錄曰彧字公高少

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場弟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叙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

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司馬越所殺純弟秀

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璩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爲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爲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爲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

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
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
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
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迫爾而笑籍旣降蘇門
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
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
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
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
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
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
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爲太子庶子早
卒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
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
兄喜字公穆晉楊州刺史宗正喜爲康傳曰家世儒學少
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
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
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爲神
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
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
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
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
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

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
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日
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
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
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
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
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
而鍛會至不爲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
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
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荅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

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
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
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
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
旣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
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
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
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
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
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 康別傳云
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儻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
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

矣與盛所記不同 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
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
孫盛所述而自爲殊異如此 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
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
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
輒給其衣服飲食得無辭讓 世語曰毋丘儉及康有力
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
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于寶孫盛習鑿齒諸書
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
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
然山濤爲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
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

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亦云會作司
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于寶云呂安兄巽善
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
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爲相國
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呂此又于寶之疏謬
自相違伐也 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啟以爲祕書
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
便可以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遂歷顯位 晉諸公贊曰紹
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
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
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謚曰忠穆公
景初中下邳相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

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
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
列侯

魏略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
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
北平定大將軍爲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
際質出爲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
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
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
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
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塲旅食南館
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暎日旣沒繼以朗月同乘

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
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
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
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
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
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
雖書疏往反不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
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
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
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

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
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
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
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
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
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理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
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技淚
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
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
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
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
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

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
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
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
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
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
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
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臣松之
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
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卽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遊存者
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
獨不及門甄磬壘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

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
爵封出爲列將而質故爲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
慰之始質爲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浮故
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
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
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
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
溺攢也 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蓄侯植並送路
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
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
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質別
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

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
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
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曹恥
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
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爲瘦真
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劔曰曹
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
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
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
劔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
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
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

壚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儷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卽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興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書侍御史使益

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覲還稍遷尚書

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

紀覲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覲覲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為慮或以覲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覲議由是益重覲

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詔之詔文帝踐祚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闕鄉侯三百戶

闕音

覲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覲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不欲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無不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五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

息以爲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

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

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曰勗獻帝時爲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勗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潘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荅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大常

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爲黃門侍郎爲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量爲名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

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覲並以文章顯
王家事別見楊俊傳

覲薨謚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

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爲傅嘏所知弱冠爲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爲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爲楚王瑋所害 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爲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卽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

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爵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今兄旣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蠶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虞懼奔揚州

虞別傳載虞道路爲賤謝劉表曰考刳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

在昔旣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虞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刳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旣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卽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 傳子曰表旣殺望之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迂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迂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虞通草書虞荅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

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
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
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

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
小術而君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
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

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
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
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
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
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
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

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
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
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
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
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
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
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
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
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
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
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
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

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廩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廩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廩別傳曰初廩弟偉與諷善廩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廩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

死效難用筆陳

廩別傳載廩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况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

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摠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虞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卽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虞別傳云時年四十二

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 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喬胄胤不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晉永和十三年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

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

會浩從之竟却會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卽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

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

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燿日新矣

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也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不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啟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

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

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卽襲父也 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

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

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

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爲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啟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散騎常侍陳留蘇林

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爲

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
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

文章叙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
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
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
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
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
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
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
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
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家得策

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
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
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
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
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
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
略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爲大字邯鄲淳爲小字梁鵠謂淳
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
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
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
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
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

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

惠淵子事在淵傳

陳郡太守任城孫該

文章叙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叙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盜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荅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遭明時胡康出壟畝楊偉無根基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爲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荅嘉詩信心

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于祕書 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亦何如禎荅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 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曹爽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中爲侍中尚書

傅子曰嘏祖父虜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

嘏弱冠知名

傅子曰是時可才辭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

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恠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虚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荅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

司空陳群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顏而曠載罔綴微言旣沒

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群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務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

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衆故置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熒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

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
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煅立司
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
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
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煅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
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
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榷楚而得其實不爲小
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
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煅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
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
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

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
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煅煅對曰昔
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
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
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
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
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
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
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
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
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
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

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
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
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
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
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略載嘏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
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
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
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
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
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
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

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
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
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
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
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開攜貳待其崩壞
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
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
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
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
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
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
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

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
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
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
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
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
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
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
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
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
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
竭以貧敵富則歛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
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

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
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筭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
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
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
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
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之類
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
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
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
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
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
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毘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爲未暢淳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

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毘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毘旣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眇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毘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毘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毘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爲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毘也

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毘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

漢晉春秋曰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

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

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祕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 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最爾傅嘏所宜間廁世語所云斯不然矣

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

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曰元侯

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勗善徽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頴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勲前朝改封祗涇原子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嘏用才達顯云

臣松之以爲傳嘏識量名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旣於題目爲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萬曆丙申二月初九日

東廂齋宿校

夢禎

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

魏書

國志二十一

栢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魏書

國志二十二

栢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爲尚書著名南方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栢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表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杖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

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
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
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
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爲虎賁中
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
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

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仁冠群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
下莫不聞而天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
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又毛玠徐弈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
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
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

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
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
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
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
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
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
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
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
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
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卽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謚
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
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

曰壯侯子翊嗣

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
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
並名重於世寔爲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
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
病遂不屈節諶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
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
韓融並制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
泰等無不造門 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
人制縗麻者以百數 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
祠謚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

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
百姓皆圖畫寔紀諶之形象

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
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
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
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表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
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表術戰布果襲
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
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
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
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
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

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
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遷
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
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
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
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
者又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
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
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
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
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
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

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
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
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
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推杖名
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噐焉待以交友之禮常
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
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
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
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
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
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
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

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之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

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

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

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礪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

議以爲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

龍四年薨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寒寒匪躬之故者歟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

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秦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秦市奴婢秦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秦謀所以禦之秦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秦計使秦率討蜀護軍徐質汝南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

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白牛頭山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秦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秦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全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秦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秦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秦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秦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

他變並遣五營在前秦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
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秦軍上邽分兵
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
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
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
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
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
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
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秦曰姜
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
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
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

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
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
書云脩櫓橫楯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
維之詭謀倉卒所辨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
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
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
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
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
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
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秦詭從南道
維果三日施伏

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

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

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秦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秦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秦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秦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

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秦爲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秦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秦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秦摠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秦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秦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秦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

空謚曰穆侯

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大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 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 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爲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

泰言雖爲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 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温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勲前朝改封温爲慎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謹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遠字林道有譽江左爲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表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剽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

義乎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爲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爲其內臣爲其外乃剝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

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旣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以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

復為魏郡西轉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
 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
 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
 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旦以王后令
 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
 一時之俊傑也帝即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
 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
 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
 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
 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
 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

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
 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
 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
 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
 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謚曰貞侯

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
 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
 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
 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
 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

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爲車騎將軍

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爲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矯爲郡功曹使過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

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爲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爲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爲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

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乎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卽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

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

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人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歛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

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
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
祠焉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
慮淵深規畧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
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
盟計興武事茲荅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
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
入熒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 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
郡園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
雙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
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

垂名

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
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旣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
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
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且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
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勲賜爵關內侯轉爲
戶曹掾文帝卽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群
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
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
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
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
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卽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

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
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
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
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虵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
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
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
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
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
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宮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
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
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
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

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
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
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
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
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頽歲稱兵
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
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
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
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
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
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
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

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尚書郎傳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叙及注叙粗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

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劔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承掾脩墳墓并致薄醪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
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
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
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
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
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旣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
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
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卷之
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
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
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
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使轉西曹議令史

魏國旣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
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
地燒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
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
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
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
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
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
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
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
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
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

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
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
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
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
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
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
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
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
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
其言卽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
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
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

舉先與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
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
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
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
尉司隸畢軌又在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
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
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
大夫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丘儉
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
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
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卽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
百戶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爲

尚書珽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爲尚書僕射領選
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 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
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脩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
爲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 晉諸公贊曰
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
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爲國子博士
遷祭酒永平中爲祕書監珽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謙
字子諒温嶠表稱謙清出有文思 謙別傳曰謙善著文
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謙歸
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
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謙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
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
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
臻毓規鑿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丙申二月初九日宿校

張華傳

夢

舍人病疽載上

不悉烟烟云

尚書古六賦之五也則余之賦又其類也
恭公獻簡筆亦其類也
平曰

